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九一

槐軒雜著四卷 劉沅撰

一

止唐韻語存六卷 劉沅撰

一五九

吉堂詩稿八卷 欽善撰

二〇三

吉堂文稿十二卷 欽善撰

二八一

問山樓詩稿九卷首一卷問山樓古文遺稿二卷 楊士瑤撰

三九九

憶園詩鈔六卷 陳燮撰

五五一

一鳴集六卷 何豫撰

六一七

辛丑嘉平月

槐軒雜著

及門諸子校刊

槐軒雜著

自敘

道者天理而已人得之以爲人故靈於物全天理而爲人卽合天德而爲聖存幾希者皆聖人去幾希者卽禽獸詳味孟子之言去天理而豈復爲人外天理而何有聖賢哉惜去聖久遠言者過爲高深文字之學興而傳記淆雜似是而非者更不勝屈指矣夫中庸之道至神至奇實至平

敘

一

至常惟其神奇卽在平常之中所以爲中庸蓋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心卽天心道卽天道故曰知我其天自來忠孝節義之人積誠不二而天地可格

教

東

二

量又何如哉言道之書至今日汗牛充棟矣而全天理合天心則必以聖人爲宗聖人亦止是全天之理而已人人有天理人人可爲聖賢由下學而上達身心性命何人無之日用倫常何人能外之踐其事盡其道極其誠由勉強而自然至於念念事事無非天理則以之考古以之知今是是非非毫髮可以無爽

教

東

三

教

四

而無如深造者希則左右
逢源者少聖賢之道不沒
於庸俗見聞而沒於儒生
著述之妄良可慨也蓋聖
人之言字字皆當力行不
宜第作文字觀大賢以下
則其言已不可盡行矣又
况粗厯其途各執意見義
實謬於聖人而自矜獨得
者乎愚闇陋虛名讀書實
無一得惟講學多年間有
會悟與門人言之渠等遂

教

五

集而災梨名曰雜著本不
堪問世但若輩既已梓行
不能禁止爰俾略爲芟節
藏諸私篋毋外播以重予
罪焉爾

咸豐二年仲夏望日止唐
書時年八十有五

雜著目錄

及門諸子校刊

周易恆解序

尚書恆解序

詩經恆解序

春秋恆解序

禮記恆解序

周官恆解序

儀禮恆解序

大學恆解序

中庸恆解序

論語恆解序

孟子恆解序

恆解問

易知錄序

易知錄後序

道統理學論

天德王道論

槐軒雜著

卷一 目錄

時中論

虛無清淨說

通論

師說

存真辨異說

感應論

氣化論

富教論

選舉論

武備論

出處論

兵制論

邪教論

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論

圓北方澤論

關夫子論

擬張子西銘

跋郭子章管蔡論

跋王世貞相如完璧論

跋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跋東坡留侯論

四川說

四川考

江沱離畢考

石犀考

成都石犀考

江沱離畢石犀考

內江外江考

離畢贅說

李公父子治水記略

延慶寺肖川主像記

延慶寺李公父子像碑記

募修川主宮序

培修川主宮碑記

毛郎祠記

大朗堰記

置義塚記

雙流聖燈山記

雲碛記

筒車記

槐軒雜著

卷一 目錄

薰風樓記

三節婦傳

楊氏譜序

壽敬母張孺人

壽吳宗漣夫婦

文昌會序

文昌祀田碑記

重修清江橋碑記

壽陳安人

冬牡丹記

觀音堂神燈序

壽支母王孺人

壽劉通軒

壽尹升三

愛棠亭碑記

壽楊時齋

朱來炯合巹序

與紀明府大奎書

唐炳靈鐫刻圖章序

與徐十樵師書

何公文軒墓誌銘

與韓給諫書名鼎晉

上章桐門相國書名煦

與臺灣道廉昉夫書

上戴可亭相國書名均元

與韓給諫書

復楊軍門書名遇春

與某先生書

廣生宮序

青羊宮碑記

肖蒼頡文昌像記

雷祖廟碑記

玉皇觀呂祖像記

義塚碑記

重痊王公懋碑記

葺雙流縣城隍祠碑記

天后宮碑記

豫誠堂譜略序

星廬記

豫誠堂記

槐軒雜著 卷一 目錄

槐軒記

葉節婦傳

胡守愚傳

祭郭立誠

壽張平軒

壽陳勸雲

壽車愛吾

車擯壙墓誌

陶元慶墓誌銘

跋佛骨表

跋韓昌黎原道

與王雪嶠書名培奇

復王雪嶠書

復王雪嶠書

與友人論科舉書

活潑山房印譜序

募修玉皇樓序

采繪中元寺碑記

重修延慶寺碑記

培修寶隆寺碑記

募修白衣菴碑記

青羊宮善工碑記

雪門渡截雲橋碑記

培修福星橋碑記

重修天緣橋碑記

駐雲橋碑記

培修吉雲橋序

中元利孤會碑記

募化義地序

修殯旅舍記

代友人答寄子啓

道德經序

黃剛侯墓誌

募修黃剛侯墓碑記

書節婦劉貞如事

請旌百歲并乞助序

募肖神像敘

募修毘橋疏

募修簇錦橋敘

重修太平莊東嶽廟碑記

槐軒雜著 卷一 目錄

延慶寺慶呂子壽存贊記

四

漢昭烈廟從祀功臣記 培修文武宮肖神像記

昭烈廟祀張桓侯及其子孫記

明良志略序

文昌關夫子考辨

孝經直解序

史存序

大學古本質言敘

下學梯航序

壘麓集序

子問弁言

重建古聖壽寺碑記

勸毀淫書徵信集序

菊源宗祠記

壽顏厚菴

跋爭臣論

擬韓子平淮西碑

跋愛蓮說

跋蔣德峻泰伯至德全章題文

財神辯

后稷墓辯

老君山碑記

關子好讀左史春秋論

簇橋市培舊橋造新橋街道砌石碑記

豫誠堂家訓

自敘示子

讀史偶書

楊公書田小傳

處士樊志陞墓誌銘

藏書碑記

達摩肖像記

槐軒雜著

卷一 目錄

五

周易恆解序

劉國

一理也。而天地人物莫不由之。故曰道其散爲萬殊者其歸於一本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其氣得陰陽之正而其極即天地之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人一天地而凡萬事萬物悉有以得其中。顧其功非易致。徑尤多歧。不有以標其極。則天人合一之旨不明。而民生日用之倫不著也。庖犧以前非無神聖。然狃於初啓禮制未詳。氣運所區勢難驟備。天洩圖書以開聖人之智。聖法天地而立卦爻之文。於是萬象咸包。萬理咸具。而天下後世性命倫常之事幽明始終之情莫不畢範於斯矣。六十四卦特陰陽動靜之所推。然其窮幽達顯占變知來大之極乎。天地之高明小之盡乎物情之纖細。以一爻通於千萬爻。以一卦通於無窮卦。分之則事事各有其宜。合之則萬變歸於一是。辨其異求其同。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四聖人各有其意。四聖人實無二意。拘而求之。繫而益之。皆非能讀易者也。夫禮樂教化唐虞三代之法已詳。而伏羲以前尙無規範。易之設卦觀象固爲後世發其蒙也。詩書名象悉由繼起。窮神知化必有心源。易故爲文字之祖。王功聖德之全。而歷代諸儒或僅貌元虛。或徒求術數。卽言理之家亦每含經而從傳。顧此而失彼。聖人之教不其隱乎。愚謏陋無文非敢

槐軒雜著

卷一 周易恆解序

一

以註易自明也。顧當深求其旨。極之於天地。準之於人倫。以孔子爲宗。而折衷前人之緒論。不敢雷同。不敢好異。要以平心酌理。無失乎天地之常經。聖人之軌則。雖詞多訓詁。不免爲有識所軒渠。然鄙意竊欲人人皆曉。而不使視爲畏途也。故顏曰恆解。以俟將來云。

註易者何止千百。家先生以孔子爲宗。隨文詁義。去其枝葉。讀者必博考諸家之說。再細玩恆解。乃見其義之精當。受業傅泰凝志

槐軒雜著

卷一 周易恆解

尚書恆解序

劉沅

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莫要於書。書者。蓋古史之遺也。黃炎以前。非無制作。而狃榛初遠。經畫未詳。唐帝以巍巍之德。集羣聖之臣。禮樂文章。燦然具備。夫子刪書。托始於此。蓋以模前範後。典則莫能逾也。三代迭興。世變不齊。而本身修德。以及萬民。前聖後聖。殊途同歸。夫子苟得志於時。猶周公也。特其損益質文。以協時中。必有化裁。非徒沿襲。身既不遇。則刪定聖人之蹟。以詔將來。其文存。斯其道存。而率由前王。因時補救者。亦可依類而推矣。秦皇毒焰。典冊淪亡。伏生掇拾於煨燼之餘。僅畱一綫。安國繼興。壁經以槐軒雜著

卷一 尚書恆解序

三

明考諸漢代。今文古文。原自分行。其源流彰彰可據。特今文列於學官。而古文私相授受。不特經多殘闕。卽安國傳文亦非舊矣。南齊建武。古文始行。至東晉而梅頤復上孔傳。然其中不無後人損益之筆。後儒因傳之不可盡信。遂竝經文而益疑之。始於吳才老。成於吳草廬。至今日而排擊罅隙以求必信者。指不勝屈矣。夫讀古人之書。必深悉古人之情事。而又以聖人中正之理衡之。然後不迷於趨向。摘句尋章。以爲詬病。其亦疏矣。我朝

聖治丕昭。其心卽堯舜之心。其道備唐虞三代之道。

欽定傳說彙纂古今文竝行而頒諸學宮一遵蔡傳誠慮眾說

之驚而歧也然蔡傳亦有譌失不免啓他人之滋疑沉也
蛩見無多管窺有得竊嘗自慚身親
雅化而無補於當時深忝於庭訓爰就鄙見梳櫛其文務
求意理之貫通不敢附會於舊說非故爲矯異也誠以聖
人之言存卽其事與心之顯然易見者亦眾著而可知特
傳註相沿必穿鑿拘泥則反覺難安耳書成亦以恆解名
之蓋以人心之公理卽聖人維世之大經也大雅君子其
或不以爲庸妄乎

書之古今文辯論紛紛全書字句尤多疑竇先生恆解

槐軒雜著 卷一 尚書恆解序

四

辨正至詳此序畧言其概必玩全註始晰

受業陳治安

詩經恆解序

劉沅

人性皆善而有不善者情爲之也情動於中有感必應人
以爲性之爲不知其爲心之爲也人心道心皆心而理欲
何以分途氣質所稟原於天地父母者不同而純雜判矣
薄而濁則人心勝厚而清則道心多聖王以禮範民身以
樂和民情鐘鼓管絃羽籥感以自然之節而動其天良使
夫偏駁歸於中和亦惟一己之性情卽天地之性情故能
和神人而格上下也詩者聲音之文本於五性而毗於陰
陽所感者殊故其言異而所言者切故其反覆流連不能
自己然違於則者固不少矣聖人以爲此天地自然之音

槐軒雜著

卷一 詩經恆解序

五

響而人心淑慝之明徵爰諧以器數用其精微播之詠歌
布於鄉國導以天籟之宜而將其纏綿之致詩之爲教者
大黃炎以來歌謠不乏而世遠希傳文武周公陶淑天下
之人心範以中和之正道自朝廟鄉黨以及閨門莫不有
禮樂卽莫不有聲詩而其陳諸太史採諸輶軒者則又所
以察民風而行黜陟也威福可以厲眾而不能禁輿誦之
謳吟刑政可以僞爲而不能闕民心之美刺詩與王跡相
雜爲其下之風俗上之得失所由驗也周衰禮樂崩壞風
雅淪夷夫子慮其乖棄弊而失中正故刪詩三百蔽以無
邪蓋自二南幽雅而外其詩皆不過當時之詞而自子聲

訂則無往非聖人之教也。歷代諸儒發明傳註，不爲無功。然其不達聖人之意，流爲世俗之譚者，抑又夥矣。夫風雅之文，通乎天地而哀樂之過失爲淫哇，不有以正之，則詩之道日博而詩之義遂亡。愚故不辭冒昧，集眾說而折衷焉。凡所疑信一以聖人爲依，非敢謂毫髮無遺。聊以補前人所未備，名曰恆解，亦以人心之公理而非有所穿鑿矯勉爲云。

詩經眾說紛紜，宰詣精當先生謹遵

御纂間附己見，令經義瞭如全書註釋具在此序。言性情及王迹已一空前，賢讀者勿輕易誦之。父業白雙南志

槐軒雜著

卷一 詩經恆解序

六

春秋恆解序

劉沅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聖王在上，禮樂明而教化興，所以修身飭紀者，無貴賤皆同。卽所以立德成名者，舍大學無自唐虞三代道一風同。雖其主極使然，亦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性之自然，有不容外也。周室旣衰，列國之凌夷雖甚，文武之方策猶存。孔子苟得志於時，舉而措之，損益以歸中和，其道則猶是二帝三王之道。其心亦猶是天地生人之心，無他異也。奈當途旣鮮知音，而及門或懷疑貳，故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蓋事者人所共知，聖人之行事又人人天理所咸有，卽所行以證而知，聖人非空言亦可知。聖人無奇術，此夫子倦倦之衷耳。古史記言記動以警人君，且以爲後來之規戒。聖人在上，則惟知修德承天而已。豈計將來之毀譽哉？聖治漸微，聖蹟將墜，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以聖王之法貽後。其書有褒無貶，冠履猶存，謹度者其亦當知率由矣。乃春秋變亂，無復知有聖王之道者。夫子懼大義之凌夷，不得已而筆削魯史以存是非，亦惟是天下之公理與生民之常經不容或淆，然以匹夫而進退公卿，私爲賞罰，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其實猶是民彝正直之理而已。自來傳註諸家能發明聖人之

槐軒雜著

卷一 春秋恆解序

七

意者不少而拘泥三傳過爲艱深以晦本文者亦多愚淺陋幸生

聖人之時竊謂以聖人之心求聖人之事則知聖言不能外民彝而別有是非其苦於難解者非是非之難明而以至理爲是非者寡也及門多從事此書時以大義相質久乃成編不忍捐棄聊書之以俟高明後之君子其亦諒愚之庸妄也夫

聖人筆削是非不外天理特人天理未純則不得是非之正因不得聖人之言全書解釋不執一家準以聖人之天理此爲中庸之德此爲知言

受業姪孫鴻典志

槐軒雜著

卷一 春以恆解序

人

禮記恆解序

劉一元

天以一元生化而品物流形各得其所自然之秩敘卽禮之原也人秉五行之秀而其性則太極之靈太極之在天地者播而爲五行著而爲萬物人性之秉太極者分而爲五常著而爲倫紀其理一則其所以順其自然盡其當然者無不一也第人汨於物欲喪其本來則以禮爲苦人之具而不知吾性中之本然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則不安也自羲農以來代有制作至唐虞而成功文章乃煥然其可觀然世變所趨人情所向既踵事而增華必多方而補救故三代聖王忠質文互用而其禮乃詳周之興也蓋出於播遷流離而數聖人以忠厚承之以至德永之觀於詩書所載孔孟所言文武周公實能以天地育物之心爲心故其禮亦能以天地生成之道爲道傳世久遠上旣無聖天子持其綱下亦無賢公卿維其緒及春秋而事雜言龐有莫知禮之所以爲禮者矣夫子聖德天縱尤嚴規矩凡禮之可以宜古而宜今者蓋靡不身體之而其或有當變通者則有志而未見諸施行也當時諸賢習聞其說而不盡得其指歸一二好學深思之士袁輯羣言彙爲此書雖其分編纂敘出於臆斷之徒未必遂得聖人精意而其文存卽其義存不得謂折衷時中不藉此而彰也先儒以周

槐軒雜著

卷一 禮記恆解序

九

官儀禮爲經此經爲註又因其列學取士始於荆公爰多
嘗議之者然嘗考其所言無非採葢賢聖雜書見聞意其
精者出於七十子之徒而其淺者亦秦漢篤學之士非於
道概未有聞而能剽襲爲之者也書中如月令王制作者
顯有姓名其他前人所疑多由未達文義而遽相詬疵我
朝禮教昌明

欽定義疏廣大精微無美不備於前儒之是非判然朗然蓋
大聖人建中和而修百度不似書生空談曲學也沅謏陋於禮

意毫末未窺而幸沐休明積久微覺有得竊慮承學者或
苦於繁否則拘晦其旨爰於誦習之時隨文詁義以便參

槐軒雜著

卷一 禮記傳解序

稽閱年忽已成帙以愚困之留未忍捐棄也敘而存之後
有作者其或弗嗤爲妄誕也夫

先生嘗言孔子苟得志則文武周公之制必有當損益
以宜民者此書畧見一斑因前人反以儀禮爲經此書
爲註致因時制宜之道不明觀全書之註益信

受業傳
秦凝志

周官傳解序

劉沅

天道不言而萬物生生化流行於無窮者何也一元之
氣無終無始其流行於品物而大著於人倫者各安其所
各有其宜聖人本此而立爲治道是以裁成輔相俾天地
之功用不虛而民生之性命各正蓋自羲皇以來聖神遞
興法制漸備至周而乃集其大成矣秦皇肆虐古制蕩然
漢購遺經周官最爲晚出疑之者頗多然皆未得乎聖人
之德而第卽文字以相衡者也夫人爲萬物之靈天地之
心聖人全人道而通天道故無一念不合乎天卽無一事
不當乎理而由是推己及人盡性參贊自郊廟朝廷以暨
於民生日用無不爲之制節使歸中和唐虞三代之隆未
有不由此者也特養立而後教行正己而後物正故大學
之道無上下尊卑同之聖學不明則所以正心修身者無
其本而徒求之文法曷怪其紛紜而錯謬哉王莽篡亂安
石虛誣乃欲假此以欺當時而字文氏之徒亦欲彷彿是
豈知萬理統於一誠綱常必先自立寤寐所懷慚卽海隅
所共見乎朱子以此書爲運用天理爛熟程子亦言有睢
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蓋皆有以見於其難矣而自買賣
民田貧富不均刑名相襲禮樂旣無其本則此書所言已
幾同於畫餅我

槐軒雜著

卷一 周官傳解序

上

朝

聖聖相承。心法治法。悉倖往聖。

純皇帝欽定義疏。廣大精微。誠千古所未有也。第卷帙浩繁。初學驟難研覽。沅稍通其說。間與門人商確。遂筆記之。不覺久而成書。然荒陋實多。不敢問世也。同學喜其便讀。遂傳抄焉。禁之不可思之。有愧大雅君子。其垂教而原宥之乎。周官疑義尤多。先生悉爲釐正。不使無本之學藉口。讀者其盡心焉。受業李受恆志

槐軒雜著

卷一 周官解序

三

儀禮恆解序

劉沅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修身齊家之事。無弗同。則凡正心誠意窮理盡性之學。本諸心而措之世者。無不一聖王以禮化民。皆就其時勢風俗而爲之法。使咸歸於中和。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謂一代之興。必創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也。人性皆善。萬古無更。而習尚所趨。恆多悖戾。是以監前代而因革。實得乎天理人情之安。三代以還。刑名功利。遞相競勝。誠身建極之道。所爲由一念而推暨於天下國家者。多不講求。議禮諸臣。乃援摭遺經。強相比附。若儀禮一書。尤墨守之。儒所斤斤而研搜也。然文武周孔之學。乃堯舜以來聖人相傳之道。亦生民秉彝。人人所有之道。本之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豈必其盡合前人哉。而曰考諸三王而不謬。蓋因時制宜。適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而已。周官體大思精。治世規模略備。而其法已不可盡行。故孔孟授受門人。多以已意爲折衷。觀于路爲宰。晏朝行事。日中而退。吾子以爲知禮。則聖人苟遇於時。所損益可知矣。戴記之書。其言往往不符周制。讀者不知其爲孔孟之徒。雜記遺言也。而反以爲漢儒所竄。疑竇叢生。惟儀禮則奉爲楷模。委曲傳會。然世代遞降。凡宮室衣服飲食。

槐軒雜著

卷一 儀禮恆解序

三

聖

及諸事爲皆非昔比矣。有如畫餅奚益。民生况夫篇中所載。半多不情。其爲後儒所輯。昭然可見。而或信以爲聖人之言。曷怪昌黎以爲難讀耶。愚故註釋而辨正之。毋使同人執此以誤將來。借妄之罪。哀知不免。然方今

人在上。信古而不泥古。大一統之規。炳然可識矣。

韓昌黎謂儀禮難讀。自漢以來。議禮者多聚訟。皆由三禮不盡合也。先生已註周官戴記。復註此書。信其可信。不信其所不可信。此序尤爲明了。受業羅道傳志

槐軒雜著

卷一

儀禮恆解序

古

大學恆解序

劉沅

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理在人爲性。性在先。天有善無惡。性在後。天性遷移。非特其氣質之不齊。亦以其習染之不愼也。聖人者其心卽天地之心。而其道卽天地之道。故達而在上。則化民於中。而窮而在下。亦轉移乎末俗。要無非使人窮理盡性。以踐人倫而已。文武周公折衷前代。制爲禮法。無貴無賤。皆從事乎聖人。故自辟雍鐘鼓。以及黨塾弦歌。莫非約束身心。涵養德性之具。童蒙而學小學。已服習於雍容禮樂之文。十五而學大學。更講明乎修己治人之術。上以此取士。下以此成風。蓋無一非學中人。卽無一非道中人矣。去聖久遠。世教凌夷。先王之法具在。而實踐無人。則道僅賴文字以傳。學不能不分道而鶩。夫子值周之季。幸周公之禮樂猶存。乃修明而授受之。三千七十之徒。所學者夫子之道。而所行者仍文武周公之遺也。夫子以身爲範。故親炙者化。然禮文度數。倫紀規模。體效者猶多。而天人性命。獨會其全。惟曾子一人而已。夫盡人卽以合天。盡性期於至命。形上形下。詎有殊途。然苟未極乎體用之微。卽莫得其時中之妙。故大學一篇。曾子獨述而繹之。以永聖人之傳。自漢以來。儒者傳註。亦已夥矣。然或莫得其指歸。或又專淪於禪學。朱子章句。較諸儒爲優。

槐軒雜著

卷一

大學恆解序

左

而疑其闕漏必事補綴似亦未得聖人之全
天子稽古同文沅幸得沐浴其間竊欲以發明聖意無忝生
成而所見未廣聊即舊本章句順而釋之蓋以聖賢之理
求聖賢之言而不敢妄爲附益學者誠而體焉則知天地
之常經卽吾心自然之公理名曰恆解亦以明德爲秉彝
之正學乃人倫之所共由云爾

大學古文自宋人改竄多罕知者先生謹遵

御纂禮記中古本經之以存其舊雖異時說實本身心之理而

言此序謙遜亦以驟然復古不敢謂指摘之無人也

業劉芬志

槐軒雜著

卷一 大學恆解序

其

中庸恆解序

劉沅

天地未分太極在天地之始天地既剖太極在天地之中
太極者理氣之原渾然粹然至善而莫可名狀者也惟人
獨得天地之秀靈蓋卽得太極之理以爲性性在於有生
之初渾然粹然者與天地同性而於有生之後紛然雜然
者與禽獸類聖人者全天地之理而無愧於人焉耳周之
盛時以三物賓興萬民而首重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皆後
世所謂萬難幾及之事而當時以爲取士之科條蓋禮樂
足以陶淑乎民心聖賢不必下遭於愚賤天下皆道中人
實天下皆盡性之人而已自周之衰禮教凌夷孔子不獲
行道於時而第與其徒修明先王之法得其傳者厥惟顏
曾顏子沒而曾氏存子思繼之作中庸以救世蓋當時奇
詭之行漸興倫紀之常多紊故嘗萃遺言表至中至庸者
以爲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
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夫正道正理者本乎天而備於人無
俟外求者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地爲
萬物之原而其主宰運行極乎罔外者太極之爲卽中之
實人受太極之理而生其渾然粹然者與天地未嘗異而
紛然雜然者乃與天地遠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
師儒故賊性而不覺違天而可悲也子思憂天下之自失

槐軒雜著

卷一 中庸恆解序

七